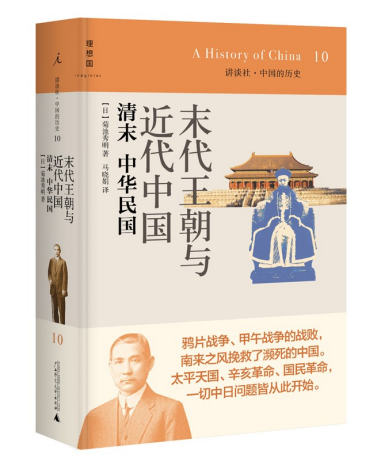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近日引进出版的十卷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掀起了一股历史热，该书首印的两万套刚上架就已供不应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加印了三次。该书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也是近年来中国历史方面的重磅力作，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历史佳作。

读历史书的价值和意义其实不用想得过于崇高，从最朴素人性的角度来考虑，读历史首先是满足好奇心，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起碼除了吃喝拉撒之外，我还要考虑一些作为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大家都对童年有所怀念，整个民族都是对这群人怎么走过来的有所怀念。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人究竟怎么来的也应该有份好奇心。 许宏

老家隔壁的大姑娘嫁到北流村，除了过年过节回趟娘家以外，几十年在北流村没出去过，哪里懂什么历史，但是她照样活到快八十岁，还很幸福。但爱看书的人，就像他这样刚过50头发就稀了，还一脸愁容满腹愁丝。尽管这么说没错，但是文学、小说、历史可以为你打开门窗，可以使你智慧，开阔视野，其实人是很愚蠢的，历史常常是重复的，有时候还是倒退的。你读了历史就会想，我做的这个事情是重复了还是倒退了，还是真的进步了，会产生这样一些敬畏之心和谦虚之心。 何晓毅

从内容上来寻找其精髓所在，则会发现，这套书的魅力在于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每位日本著者的个人观点都在历史的天空下自由地飞翔，也使得这套书整体上有一种新鲜感，能够从一个异于中国本土学者的角度来俯瞰中国的古今。 老记

这本书难得之处在于，它没有像我们国内编书，从主编到责编都干涉到你非常细的地步，导致你个人特点都被淡化，他们是很鲜活地保留了原作者的想法。我们如果编一套通史性的书，从总体上要求统一得太厉害，甚至大致的学术观点都得一致，但人文社会的优秀成果一定是学者个人的东西，这套书就把丰富多彩的学者的思想呈现了出来，也是专家

在学术信息爆炸，学术研究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很少有考古学者能兼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娴熟地驾驭众多的学术课题。但日本学者的通识却要优于中国学者，中国学者目前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作为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我个人的学术视阈就偏窄，因而在与包括宫本先生在内的外国学者的交往中常有自惭之感。这也反衬出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可贵。 说嘛哪

日本学者治学严谨令人钦佩，像《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作者鹤间和幸先生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内地来考察，他书中会有自己亲身到达现场的感觉，包括第一手的图片。他对于中国考古新的发现非常关注，比如这本书里他用了非常新的材料，像西安的张安世墓的资料，我们也刚刚开始采用。 子今

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斗争史、政治史，它还有文明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它还有市民生活等等的社会史。 南人北相

（黄崇森 整理）

李小明

女作家桑格格属于特定年龄的读者群，上点年纪的人会错以为是桑塔格。两者还真是八竿子打不着。桑格格本名贺蓉，出生在成都，和比她小四岁的颜歌同属写作上的川派，将一口成都话码得麻辣鲜香，大气、匪气、上档次。

桑格格在论坛敲成名作《小时候》的时候，正好二十六七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成熟还有一口气。一不小心，就引领了80后的怀旧风潮，成为后来大行其道的“小文化”的先锋人物。她的特定读者群也大多是80后，这是一群青春期特别漫长，成长格外苦逼，即使进入而立之年，仍要立志往前回忆的一代人。消费童年，就在这片群众土壤上应运而生。但桑格格的小时候显然不同于郭敬明的“小时代”。她不腹黑，就像她标志性的光头板寸，脉络清爽，看着舒心，有英姿飒爽的纯真范儿。

桑格格说自己：我不怀旧/只是喜欢记住/有趣的事情。她是彪悍的存在主义者，有着让文青傲娇的特立独行的经历：十几岁跑去找导演，用我拍电影，交过一个被她称作“黑社会”的男友，没有读完大学就跑到北京找工作，花了80元买一个假文凭，没用上就凭自己的文字找到了出版社的工作。这样一份简历，搁在台湾就是三毛，搁在法国就是萨冈，在哪儿都是一块谈资的好料。

桑格格的文字就像一只大苹果，咬一口，透出的是个性鲜明的作者本人：追男孩，对朋友特好，特别有正义感，外加省着花钱。从带点病态的文艺女孩，到被爱情感化，成为文青中的正能量女神，桑格格是幸运的。她的单亲家庭，她的辍学与闯荡，她的抑郁症，她和男友“九色鹿”的爱情，皆成了励志的温暖典型，仿佛让人看到了三毛与荷西的依稀有影。

和前辈一样，桑格格可以毫无违和地把离异的父母亲、自己的男友、闺蜜写成令粉丝爱戴、追捧的镜前人物。这完全是人格使然，她的炽热目光足以把寻常人物定格，升华为传奇。

文艺的功能正在于升华与宣泄。桑格格的风格，后来被一系列“我的父母是奇葩”之类的网络作者模仿。敢于出丑，把悲惨的事用逗乐的方式写出来，是这个族群的特征。看桑格格写童年，就像进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她写和邻家男孩海娃在水泥筒子里享受“两毛五分钱的硕果”一包大肉菜的甜蜜场景，是这样温情脉脉：我递给海娃，他接住，说你也吃嘛。。她又话唠发作，补上一段令人捧腹的自我点评：

文艺的功能正在于升华与宣泄。桑格格的风格，后来被一系列“我的父母是奇葩”之类的网络作者模仿。敢于出丑，把悲惨的事用逗乐的方式写出来，是这个族群的特征。看桑格格写童年，就像进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她写和邻家男孩海娃在水泥筒子里享受“两毛五分钱的硕果”一包大肉菜的甜蜜场景，是这样温情脉脉：我递给海娃，他接住，说你也吃嘛。。她又话唠发作，补上一段令人捧腹的自我点评：

过度的技术与困惑

读《无边的艺术》

几又

本书为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关于当代艺术的文集，共收入四篇文献：《等待意外》、《过度的艺术》、《博物馆之夜》、《无边的艺术》。作者为我们分析了一个在视觉统治、电子媒介无处不在的加速世界里，艺术所面临的再现危机。这里便有一个见证：如果观看和知晓是启蒙时期以来伦理和美的重大疑问，那么观看与能够将是我们21世纪的重大疑问。诚然，如果说极权社会徒劳地想实现这种“全视角政治”的话，那么即将到来的全球化社会将拥有各种视听手段，以实现这个社会，它所借助的正是这种现实的加速，观看的艺术就是加速的首个牺牲品。

本书主题是艺术，但其文章又囊括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门学科。同英国著名的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定义为“极端的年代”异曲同工，维利里奥认为20世纪则是害怕的世纪，因为科学的最新理论进展导致对其自身的否定，而实用的改进又让整个地球面临毁灭的威胁。科学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维利里奥通过分析航天航空技术、互联网、建筑等科技的飞速发展，指出：这是一个正处于全面过度加速的时代：隐藏在“和平”盖头下的原子科技，最终让人类首次体会到超级武器带来的空前痛苦，还有人类至今无法消除的危机。就此问题，维利里奥借用著名的匈牙利裔原子科学家莱奥·齐拉特的话，指出这样的研究本身缺乏道义支撑，这不是我所喜爱的物理学门类，我甚至要问它是否还属于物理学；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带来的加速，人类虽然可以史无前例地到达更远的太空，同时越来越多的卫星也使得从太空对地球的全面监视变得更为容易，各类卫星街景地图，早就将它们的空间置于技术手段的曝晒之下。而过去具有极权政府才推行的“全天候监控”举措，如今在技术作用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甚至是那些当初指责极端国家者的普遍现实；越来越大的飞机和越盖越高的楼房表面上提高了效率，但同时也意味着将更多人置于

天地良心，我八岁的时候，就可以给我心爱的人购买奢侈品了，我妈还说我们混得差。

睽违五年，《不留心，看不见》延续了之前《小时候》、《黑花黄》的风格，又更多了一些文学上的扩张，在非虚构写作的边缘快速游走。开篇的《丑舅舅》把一个丑孤儿追求幸福人生写得唯美而荡气回肠，并以一种让人哽咽的方式收场：丑舅舅以“流氓罪”被逮捕枪毙，罪名竟然是“丑娃儿早年间一天到晚打个光膀，还偷看人家大姑娘”。时代并不是虚无的，书里既有80年代初极为严酷的“严打”（《丑舅舅》），也有90年代商品大潮中冲昏头脑的全民下海（《蒋碧蓉》）。即使小时候，也是在大时代笼罩下的小时候。

她对于女性的回忆，又是一路挽歌。《黄美丽》是老段子了，早熟、混社会，被迫退学，这样美丽又妖娆的女孩让人想起路内笔下的技校生“路小路”系列。但桑格格的感染力可以扯掉虚构与非虚构之上的那个天棚，一个“活得太热烈”的旧时光中的女子，不管她有几分真实或虚构，还是像一枚子弹，叫你疼心窝子，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冥冥中我总觉得她可能过得不好，甚至都可能死了。她活得太热烈了。算起来她都该三十五岁了。

《小黄猫》里林花篮阿姨一家人，尽现“舔舔伤口就忘掉”彪悍的女性主义。玉米穗子头、波点裙、蹦恰恰、南泥湾服装店、未婚先孕，那个年代的时髦与悖逆，皆成了这个年代的怀旧。至于我妈，她现在也没有找到男朋友，一个人生活。小黄猫埋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每逢清明节，我还要去扫墓。直到有一天，那块地被开发成了楼盘，叫做“二十四城”。行文至此，被时代强行割裂的忧伤感扑面而来。

《蒋碧蓉》则是对一面之交的乡村女孩的回忆。那个拉着自己去中学门口拍照的蒋碧蓉，安安静静却让人心甘情愿听她命令的蒋碧蓉，在打工的小作坊里发生火灾时死了。她被烧死在那个锁着的仓库里。老板赔了一笔钱，弟弟辉娃子用这笔钱上了大学。这就是残酷却合情合理的当代现实。

而来城里打工的蒋碧蓉在中学门口等我，把装满一铁皮文具盒的笋壳虫，特地拿给我，场景，更像是一场格外小心翼翼的易碎的梦。这条街直直的，她的背影很久才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我想了想，把脚边几只没有被踩坏的绿虫子捡起来放在了文具盒里。

在故事之外，我更喜欢作者本色而直接的抒怀：我真怕成都冬天的早上啊，阴冷潮湿晦暗，我像是一头小羊驼

文艺的功能正在于升华与宣泄。桑格格的风格，后来被一系列“我的父母是奇葩”之类的网络作者模仿。敢于出丑，把悲惨的事用逗乐的方式写出来，是这个族群的特征。看桑格格写童年，就像进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她写和邻家男孩海娃在水泥筒子里享受“两毛五分钱的硕果”一包大肉菜的甜蜜场景，是这样温情脉脉：我递给海娃，他接住，说你也吃嘛。。她又话唠发作，补上一段令人捧腹的自我点评：

文艺的功能正在于升华与宣泄。桑格格的风格，后来被一系列“我的父母是奇葩”之类的网络作者模仿。敢于出丑，把悲惨的事用逗乐的方式写出来，是这个族群的特征。看桑格格写童年，就像进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她写和邻家男孩海娃在水泥筒子里享受“两毛五分钱的硕果”一包大肉菜的甜蜜场景，是这样温情脉脉：我递给海娃，他接住，说你也吃嘛。。她又话唠发作，补上一段令人捧腹的自我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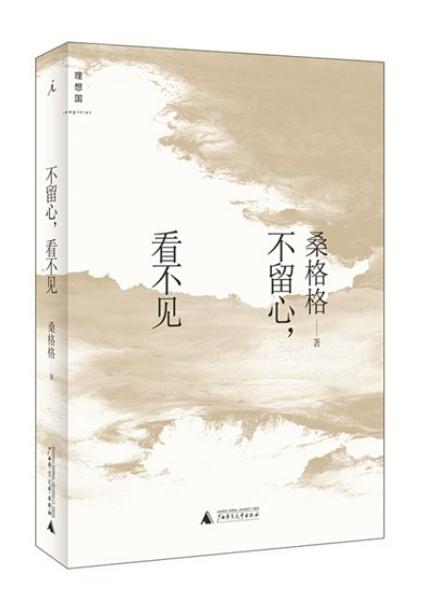
重大危险之中；人们对桥梁大跨度的盲目追逐，意味着那根越绷越紧的弦将可能断得更快，伤害会更大

表面上人类生存空间在快速拓展，事实却是上人类正在被挤向一个狭窄的小小平面。自从电磁波以其视听性侵占地球以来，不仅地平线自我封闭在屏幕的方框中，封闭在所有的屏幕中，而且观众也成了电视观众，并且平躺下来，或更准确地说在屏幕面前躺了下来。光影技术的加速发展，在给社会大众提供浮躁快感的同时，也意味着以一种技术方式，实现了对大众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的“代工”。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懒得去观察现实、思考现象、审视艺术的本真、体验审美带来的愉悦”。

过度的技术还摧毁了博物馆的神圣性，昔日那些只能在博物馆里近距离视觉接触的东西，结果被过度地复制与山寨，变成了简单的电子信息。另一方面，无限度地复制与山寨，使得艺术面临着简单“衍生品”将压倒艺术作品的空前危机。

过度进步必定加大过度牺牲的风险。技术的发展规律也是艺术的生存规律，当人类疲于追逐过度的发展时，至少从艺术层面看，许多发展只是数量规模地简单放大，即更高、更快、更大，缺乏应有的审美情趣，这不仅是对艺术审美价值的亵渎，同时也是对技术规律的粗暴践踏，无边的建造艺术，其“无止境高楼”从来都只是盲目行事的临床病症而已。就过度加速现象，维利里奥尖锐地指出，事实上“常常只是一种过度的试验”。然而，在“对抗还是屈服于进步导致的灾难”的全球化问题面前，全球化却不再容忍对其“突破进行的任何批评性质疑”。

由于缺乏反思和批评力量的有效制约，进行中的全球化正以离心机方式运转，而运转的“圆周”到处都是，同时存在，这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人类审美情趣已被被过度的技术肢解得“体无完肤”，人类文明发展已被混乱的价值观所阻碍，人类对未来的发展陷入空前迷茫。简而言之，就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危机，批评仍旧是最好的制衡力量。



那样隐忍，悄无声息地吃完丰盛的早餐，就去学校忍受一天的学业。在上学的路上还有其他同学，大家都缩在日常冬衣里，一脸没有睡醒的不情愿和不得不上学的隐忍，隐约还有一丝上进的积极和对未来的忧虑，这就是我见到的大部分人少年时代的底色。

距《小时候》已七年之遥，似乎80年代生人共同回忆的那股浪潮还未退去。就像百度“桑格格”词条下的注释：她30岁了，但她的心态“至少她笔下的心态”仍停留在“小时候”。

作为写作素材的个体记忆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因此，这本书里写得最好的是上述这些有距离的回忆。过于贴近现在和作者自身的人物，如官员“吾友郁达夫”，闺蜜“豆豆”，男友“九色鹿”，女汉子“老展”，反倒有一种不够真实的碎粒感。画久远的事物，视力清晰。写近处的人，容易碎嘴。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难处。《不留心，看不见》到后半场，令人遗憾地碎了，搅了，写来一地麻雀。

绿妖曾在评论桑格格的第二本书《黑花黄》时有过中肯的评论：里面有些散文让我看得很是松一口气：原来格格也不是一出手就写得那么好。但另一些文本却比《小时候》时的桑格格更让人不容小视。让我松口气的那些文章，属于文学青年流毒未散，不经意的抒情和小资。大部分文学青年，会在青春期过去以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前辈附体，阴魂不散，用前辈的感慨感慨，前辈的抒情抒情。

这是正确而清醒的认识。这种“文青范儿”的写作风格，就是大多数人年轻人“包括优秀的川派女作家桑格格”必须克服的现实。

文艺的功能正在于升华与宣泄。桑格格的风格，后来被一系列“我的父母是奇葩”之类的网络作者模仿。敢于出丑，把悲惨的事用逗乐的方式写出来，是这个族群的特征。看桑格格写童年，就像进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她写和邻家男孩海娃在水泥筒子里享受“两毛五分钱的硕果”一包大肉菜的甜蜜场景，是这样温情脉脉：我递给海娃，他接住，说你也吃嘛。。她又话唠发作，补上一段令人捧腹的自我点评：

文艺的功能正在于升华与宣泄。桑格格的风格，后来被一系列“我的父母是奇葩”之类的网络作者模仿。敢于出丑，把悲惨的事用逗乐的方式写出来，是这个族群的特征。看桑格格写童年，就像进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她写和邻家男孩海娃在水泥筒子里享受“两毛五分钱的硕果”一包大肉菜的甜蜜场景，是这样温情脉脉：我递给海娃，他接住，说你也吃嘛。。她又话唠发作，补上一段令人捧腹的自我点评：

文艺的功能正在于升华与宣泄。桑格格的风格，后来被一系列“我的父母是奇葩”之类的网络作者模仿。敢于出丑，把悲惨的事用逗乐的方式写出来，是这个族群的特征。看桑格格写童年，就像进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她写和邻家男孩海娃在水泥筒子里享受“两毛五分钱的硕果”一包大肉菜的甜蜜场景，是这样温情脉脉：我递给海娃，他接住，说你也吃嘛。。她又话唠发作，补上一段令人捧腹的自我点评：

阅读是无止境的。最近，又重新连缀起断断续续的读书习惯。学生时代的那种沉迷和盲目已经不在，代之的是更理性、更有选择性的阅读。开始系统性地阅读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书籍。每次去图书馆，都会去寻找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的作品。

第一次听到村上春树这个名字是三年前，一位爱好文艺的同学特地推荐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不久后，在特价书店淘到了这本书。读完，觉得也不过如此。后来无意中借阅了《奇鸟行状录》和《寻羊冒险记》，遂爱上了村上春树的叙述风格，和那些虚拟却逼真的情节和细节。

而手中的这本《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读到的是灵魂深处的痛。基于人性的特质，人类是被永远放逐的孤独个体，总是在寻找，总是在翘首以待，太阳以西的风景，在得到的同时失去。常常想，有些梦是可以做的，但是不要试图去圆。欲望是无止境的，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相对来说，这本书不是很显眼，没有奇思妙想，没有魔幻的情节，语言也没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平淡的故事背后，正如作者所说的“有刺痛我的东西”。那些东西也刺痛了我。成长岁月里的孤独和傲慢、敏感和执拗、纯真和脆弱、冲动和混乱一幕幕的在不同的生命个体演绎着。其实我们都不是天生的坏孩子，我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的，成长的艰难和痛苦是外人所无法体验的。但这却是人类共同的体验。

我是想通过成为另一个自己来将自己从过去的自己所怀有的什么当中解放出来。一直以来，我所思索的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这样从主人公的嘴里流出，有一时的恍惚，或许，那个就是我，我是在村上的笔下慢慢地说出了心声。并且为彷徨的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宣泄可以表达的时空：活着，并且不断地反思。



uedu 序与跋

uedu 序与跋

书香与诗意

《乐医报》100期感言

李振南

今年春天，阳光与雨水交替惠顾浙南大地，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清新的气象和温馨的情愫，让人生发出许多绮想和诗性来。而“读书之城”品牌创建活动的推进，又让更多的书香温润着这片神奇而神秘的土地。正是在这种浓郁的书香与诗意的氛围中，我读到了一份由行业举办，内部交流的报纸——《乐医报》。

说来惭愧，作为近在眼前且创办了10多年的医界行业报纸，我只在最近才读到它。在此之前，我听闻乐清市人民医院有这么一刊报纸，如今初见，顿觉有股活力扑面而来。这份报纸，有点美，有点亮。它像是一束玫瑰，传递着淡淡芬芳。这里不仅有医务工作者灿烂的笑容，更有医院的新楼新设备的剪影和大自然的风光照片。我若用众彩纷呈的溢美之词来评价，显然并不为过。在当今报刊林立的报业界，一份报纸要做到让人眼前一亮，不是件易事。行业内刊的特点决定了《乐医报》离“高端大气”也许尚有距离，但其在内容、构思、组版、美工等方面，低调中不乏朝气，简约中饱蕴内涵。

我个人感觉，精致的文字与浓郁的行业特点水乳交融，是这份报纸的独到之处。《乐医报》讲述的是医生的故事，医院的故事，流畅的文笔间，流淌着一个个平凡人生的不平凡故事。医院的重大活动，医疗技术的创新发现，优秀医生无私奉献的事迹，医院员工工作生活的点滴感悟，让读者真切领略到白大褂下一颗颗真诚、真实的心。在医患关系趋于复杂的今天，医院加强文化建设，无疑能让一家医院更具亲和力。否则，即使市民们在医院熙攘的环境里进出，也无缘知道这里每一天、每一月发生的事情，更无从了解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和美德。

我最赞赏的是，每期《乐医报》都会刊登几篇市民关心的实用性报道，科普小文、新技术新项目、保健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娓娓道来，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们看似简明扼要，实则凝聚着医务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是医师们临床工作的智慧结晶。这些知识，对市民预防各种疾病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也让市民从中知晓我市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新动态。记得编者说过，也许我们成不了典范，但愿能成为市民在医学知识方面的良师益友。从读者的反馈信息可以得知，这类实用性医学报道深受市民的关注，已然大家健康生活的好助手。

《乐医报》的副刊《绿野》，可能有些读者不会陌生。这里刊登的是发自医务工作者内心的精短美文，怡情的散文，特色的游记，感悟的随笔，美好的医者情怀呼之欲出，令人读之恍若有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悦耳的乐音袅袅而起。看得出，这版栏目的责编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乐医报》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韵味与编者的独具匠心，使报纸流淌着汨汨不绝的医界悠长文脉，也提起了报纸的精神。

主编晓秋说，《乐医报》已经到第一百期了，托我代为报纸写寄语。创办一份企业报刊也许不难，但是持之以恒地办好一份企业报刊实属不易，作为业界人士，我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何况一个小小的《乐医报》编辑部，要为市民传递出这如许多的信息，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漂流一本好书，分享你的快乐，这是我市“读书之城”品牌创建活动的口号。那么我想，漂流一份报纸，特别是一份医院院报，也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快乐、健康与知识。报不在大，有心则好。愿《乐医报》负重而不辍，成为乐清卫生行业的一个文化品牌，并不断积累、创新、扩大，以此成就久业。